

海島疍民——盧亭考

詹堅固 *

摘要 從浙江到北部灣的海島上，長期有盧亭分佈，其中多數人雖然未納入官府的管理體系，但他們為開發海島，宣示中國國家主權起重要作用。盧亭得名來自馬來文“海上人”的譯音，將其與盧循相聯繫是古人穿鑿附會、以訛傳訛的結果。從語言、體質等特徵來看，盧亭屬於南島民族之一。捕撈海產品、海上運輸、製鹽販賣、編織藤竹、商業貿易等是他們重要的謀生手段。他們的生活習俗具有特色，喜歡喝酒、善於建造“蠔殼屋”，而把頭髮結成椎形髻，穿類似圍裙的短褲，少女婚嫁前不束胸，生吃海鮮等都與當時漢族不同。盧亭與疍民有時混為一談，有時又作區分，從本質上講，他們的生產生活方式相同，只是盧亭的文化習俗更為原始而已。隨着兩者交往增加，盧亭逐漸融入疍民而不復記載。

關鍵詞 盧亭；得名；生計；習俗

老萬山中多盧亭，雌雄一一皆人形。
綠毛遍身只留面，半遮下體松皮青。
攀船三倆不肯去，投以酒食聲咿嚶。
紛紛將魚來獻客，穿腮紫藤花無名。
生食諸魚不煙火，一大鱸魚持向我。
殷情更欲求香醪，雌者腰身時嫵娜。
在山知不是人魚，乃是魚人山上居。
編茅作屋數千百，海上漁村多不如。
盧循苗裔毋乃是，化為異類關天理。
或有衣裳即古人，避秦留得多孫子。
我亦秦時古丈夫，手攜綠毛三兩姝。
只因誤餐谷與肉，遂令肥重非仙腹。
盧亭羨爾無拘束，裸國之人如可畜。
猩猩能言雖不如，彼卻未離禽獸族。
魚人自是洪荒人，茹腥飲血何狃獠。
我欲衣裳易鱗介，盡教蛙龜皆吾民。
自古越人象龍子，入江繡面兼文身。
覲然人面能雪恥，差勝中州冠帶倫。
觴酒豆肉且分與，期爾血氣知尊親。¹

這是明末清初廣東著名學者、詩人屈大均的《盧亭詩》。屈大均乘船經過老萬山，邂逅盧亭人，有感而發，寫下這篇介紹久居澳門外海海島之盧亭人各種情狀的長篇敘事詩。清初澳門首任同知印光任、第二任同知張雨霖合著的，記載澳門地理、歷史和社會風情的《澳門紀略》，在其《形勢篇》中介紹老萬山情況時錄有此詩。老萬山即今珠海、澳門外海的萬山群島。該書記載：“自澳門望之（指老萬山），隱隱一髮。……山有人椎結，見人輒入水，蓋盧亭也。”²可見當時有盧亭人在當地生活。

事實上，盧亭並非老萬山獨有，在中國古代西晉至清代的南方濱海地區，一直有“盧亭”這一族群見諸史冊。由於史料記載較為分散，目前尚未有專文深入探討他們。一些論著在研究其它問題時也偶有涉及，但多語焉不詳，甚至存在一些錯誤。³本文爬梳史料，試對這一群體作些考證，不對之處敬請專家指正。

一、盧亭的得名、族屬及其分佈

中國古代，許多史料都把“盧亭”得名與盧循相聯繫。最早持此說法的是唐末學者崔龜

*詹堅固：華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講師。

圖。唐朝末年，曾在嶺南做官的段公路，在其《北戶錄》云：“瓊州出五色藤合子、書囊之類，花多織走獸飛禽，細於錦綺，亦藤工之妙手也。次盧亭（崔龜圖註：“盧亭即盧循之苗裔也”）紉白藤為茶器……皆一時之精絕。⁴”隨後，唐末為官嶺南的劉恂在《嶺表錄異》也有此說：“盧亭者，盧循昔據廣州既敗，餘黨奔入海島野居，惟食蠔蠣，疊殼為牆壁。⁵”可見，把盧亭當作盧循後代的說法在唐末嶺南較為流行。

盧循事跡，見於《晉書》卷100。東晉末年，盧循隨孫恩起兵反晉，孫恩死後，他被眾人推舉為首領，繼續轉戰江浙至越南沿海一帶。他曾攻佔廣州，佔據嶺南八年之久。410年，盧循北伐東晉都城建康，被劉裕擊敗，劉裕乘勢收復嶺南。盧循退至交州龍編（今越南河內東），被交州刺史杜慧度擊潰，兵敗自殺。

自有盧亭為盧循遺種之說，歷經宋元明清，史籍中凡是提到盧亭，都沿用此說，無人提出異議。例如，北宋樂史《太平寰宇記》載：“東海上有野人……自號庚定子，土人謂之白水郎……音訛亦謂之盧亭子”，“白水郎……即盧循之餘。晉末盧循寇暴，為劉裕所滅，遺種逃叛，散居山海，至今種類尚繁。”⁶元代張惟寅《上宣慰司採珠不便狀》云：“昔時海賊盧循子孫，今皆名為盧亭。”⁷嘉靖《廣東通志》卷68曰：“盧亭亦曰盧餘……相傳為盧循遺種。”清代《嶺海見聞》說：“大奚山三十六嶼在莞邑海中。水邊岩穴多居蜑蠻種類，或傳係晉海盜盧循遺種，今名盧亭，亦曰盧餘。”⁸

其實，早在東晉盧循之前，就已有盧亭之稱。西晉學者劉逵註左思《吳都賦》之“櫬木”云：“樹皮中有如白米屑者，乾搗之，以水淋之，可作餅，似面，交趾盧亭有之。”⁹交趾在今越南北部，當地盧亭能夠利用櫬樹澱粉製餅。據徐松石先生研究，盧亭是馬來文“海上人”的譯音：“‘盧循’‘盧亭’‘盧餘’原來是馬來文‘海族’或‘海上人’或‘水上人’的譯音，馬來音乃‘奧郎盧楯’Orang Laoetan。奧郎即人，盧楯即‘海上的’。”¹⁰饒宗頤先生也指

出，盧亭即馬來文 Orang Laoetan，Orang 是人的意思，Laoetan 是海洋之意。¹¹劉耀荃先生也認為盧亭與現今生活在印尼和馬來半島的所謂“海上吉卜賽人”（Sea Gypsies）——又稱奧朗勞特人（Orang-lauts）可能有淵源關係。¹²

以上幾位學者的說法可信，與史料記載相吻合，也符合族群命名規律。劉恂把“盧亭”註為“海島夷人”¹³，樂史說廣州新會縣的盧亭戶“在海島中”¹⁴，兩者都明確指出盧亭是海島上的人，與馬來文“海上人”之意相符。前引《太平寰宇記》還說“音訛亦謂之盧亭子也”，指出盧亭得名來自“音訛”即語音變化的結果。古人根據讀音對各類名稱進行記錄，經常出現同名異譯、同一事物多種寫法的情況，《太平寰宇記》記載的海上人曾被稱為“庚定子”“遊艇子”“盧亭子”就屬於這一情況。盧亭一名最早來自交趾，是因為東南亞地區盛行馬來文，當地很早就用 Laoetan 之音稱呼海上人，這種稱呼後來傳入嶺南，就被音譯記錄為“盧亭”。中國古代學者不明其中原因，按照漢字的相似發音，把盧亭和盧循聯繫上，以訛傳訛，輾轉引用，遂至難以稽考。

從劉恂把盧亭註為“海島夷人”來看，盧亭與《尚書·禹貢》“島夷卉服，厥篚織貝”中“島夷”的意思一樣，都指南方海島上尚未入政府版籍者。一些文獻甚至“盧亭島夷”連寫，《宋高僧傳》記載惠能之父盧行滔在新州曾“略述家系，避盧亭島夷之不敏也”¹⁵，“不敏”意為不聰明、不明事理，盧行滔自述家世來自中原，就是怕別人把他當作“盧亭島夷”，從而受到歧視。因此，盧亭即島夷，是對同一人群的不同書寫，前者是音譯，後者是意譯，只不過島夷使用更加普遍，流傳更加久遠。

樂史說盧亭所使用的船“頭尾尖高，當中平闊，沖波逆浪，都無畏懼，名曰了鳥船”¹⁶。有學者指出，這種“了鳥船”其實就是南島民族的海船，現代台灣東南角蘭嶼的阿美族還有這種大船。¹⁷南島民族指大洋洲和東南亞講南島

水上先民

語系的族群，還包括台灣、海南島等華南島嶼的原住民。居住在海島的盧亭，語言與漢族不同，“初獲言語不通，久之曉漢語”¹⁸。盧亭一詞的發音來自馬來文，而馬來文屬於南島語系。從盧亭的體質特徵看，他們也與漢族不同，“毛髮焦黃而短，眼睛亦黃，面鰲黑”¹⁹，“其人深目獬喙”²⁰，這些與南島語族土著居民的體質特徵類似。綜合以上各點推斷，盧亭也應屬於南島民族之一。

就目前所見史料，盧亭最北分佈在浙江沿海。前引《太平寰宇記》卷98在“鄞縣”條下記載東海上有盧亭。鄞縣即今寧波市區一部分，毗鄰杭州灣、北侖港和象山港，盧亭應分佈於上述港灣。《太平寰宇記》還記載泉州、漳州、興化軍等福建沿海均有盧亭活動。《嶺表錄異》談到“廣南盧亭，獲活瑇瑁龜一枚，以獻連帥嗣薛王”²¹，嗣薛王是指李知柔，乾甯三年（896年），他被任命為廣州刺史、嶺南東道觀察處置等使²²，此處“廣南”應指嶺南東道。宋元明清的史料，對廣東沿海島嶼盧亭多有記載。如南宋周去非的《嶺外代答》記：“廣州有蜑一種，名曰盧亭，善水戰。”²³《廣東新語》亦云：“人魚之種族有盧亭者，新安大魚山與南亭竹沒老萬山多有之。”²⁴此處大魚山就是今香港大嶼山，南亭島竹沒山在萬山群島之南。前引《吳都賦》劉逵註又提到今越南北部也有盧亭。可見，從浙江直至北部灣的海島上都有盧亭活動，分佈地域廣泛。他們是南方濱海島嶼的最早居民和開發者，為我國海洋開發作出重要貢獻。

二、盧亭的職業生計

盧亭最主要的謀生手段是捕撈海產品，然後出售，換取自己所需品。劉恂說盧亭善於採蠔（牡蠣）：“往往以斧楔取殼，燒以烈火，蠔即啟房。挑取其肉，貯以小竹筐，赴墟市以易酒（原註：盧亭好酒，以蠔肉換酒也）。”²⁵他們挑出蠔肉，在墟市上出售，然後買回酒等物品。樂史也說盧亭“乘舟捕海族蠔蜆蛤蜊為業”²⁶。可見，海上捕撈是盧亭最基本的職業。

海上運輸也是盧亭的重要經濟來源。船在他們的生產生活中起極其重要作用。它既是生產工具，捕撈海產品離不開船。它又是生活居所，“居止常在船上”²⁷。他們的運輸船適應海上航行，船體較大，抗風浪等級較高，“船頭尾尖高，當中平闊，沖波逆浪，都無畏懼”。盧亭就是使用這種大海船參與海上運輸。

鹽業也是盧亭的重要生計。南宋《輿地紀勝》卷89說大嶼山“居民以漁鹽為生”。嘉靖《廣州志》引舊志也說：“大嶼山週三百餘里，居民不事農桑，不隸征徭，以魚鹽為生。”²⁸大嶼山即後來的大嶼山，是盧亭的重要聚居區，他們除捕魚之外，還以鹽業為生。從“不隸征徭”則可見他們製鹽出售並未向官方交稅，屬於私鹽販子。慶元三年（119年），政府派人前往大嶼山緝捕私鹽販子，引起島上鹽民起義。他們以高登為首，佔領大嶼山全島，更一度攻到廣州城下，後來被鎮壓下去。盧亭等鹽民不惜捨命抗爭，反映鹽業在他們生計中的重要性。清代時，當地的鹽田仍存在，《虎門覽勝》載大嶼山“山下有村十餘，多鹽田”²⁹。

由於盧亭常年活動海上，練就一身好水性，史籍中反覆提到他們“能沒入水數丈，過半日乃浮出”“能伏水中數月”。說法雖誇張，但從一個側面反映他們善識水性。盧亭的這一特長為官府所利用，把他們編入水軍，替官方維護水上秩序，同時也可以減少這些遷徙不定、善於水上活動者成為海盜。《太平寰宇記》載：“唐武德八年（625年），都督王義童遣使招撫，得其首領周造、麥細菱等，並受騎都尉，令相統攝，不為寇盜。”³⁰嘉靖《廣州志》也說：“宋紹興間，招降其人朱祐等，選其少壯者為水軍。”³¹周去非還特別指出：“廣州有蜑一種，名曰盧亭，善水戰。”可見盧亭非常適應水上作戰，戰鬥力強。盧亭參軍入軍籍，不再是不服徭役、不入版籍的流民，有助於官府加強對沿海地區的控制。這同時說明，部分盧亭也從事海盜活動。

手工編織也是盧亭的謀生手段。沿海島嶼生長着豐富的各類藤類、竹子等，他們把這些藤條、

竹條編織成生產生活用品出售，換取自己所需品。嘉靖《廣東通志》載盧亭“以採藤蠟為業”³²。明朝《炎徼紀聞》也說他們“以採藤捕蠟為業”³³。段公路還指出盧亭用白藤編織的茶器是“一時之精絕”，可見他們手工藝之精湛。元代吳萊也說盧亭“俗採魚蠟、藤竹”³⁴。可見藤和竹都是他們採編之物，只是原材料不同，編織工藝則是相通，水準都很高。

盧亭從一開始就參與商貿活動，從事商業也是其謀生手段。他們的生產方式決定其經濟方式是外向型的。海上無法生產糧食，他們所需糧食和生產工具必須從陸上購買，無法自給自足，經濟嚴重依附於陸地。他們捕撈到的海產品必須拿到市場出售，才能換取回生產生活必需品。他們採到蠟後，“挑取其肉，貯以小竹筐，赴墟市以易酒”。既然可以換到酒，當然也能換取其它物品。《嶺海見聞》就說他們“往往持魚與漁人換米”³⁵。前文所提到“一時之精絕”的白藤茶器，也要拿到墟市上出售，才能為人所使用、所讚歎。販賣私鹽則可見他們很早就從事海鹽貿易，只是他們不交稅，違反政府的鹽業專營制度，才被政府打擊。只要他們的製鹽納入政府的管理管道，還是可以銷售，清代大嶼山鹽田仍然存在就是一個例證。

三、盧亭的生活習俗

俗話說“靠海吃海”，盧亭以捕撈海產品為業，他們的食物也以海產品為主。他們“惟食蠟蠟”，吃蠟的方法有多種，可以醃過後烤着吃，可以炒着吃，“肉大者，醃為炙；小者，炒食。肉中有滋味，食之即能壅腸胃”³⁶。當然，其它海產品也是其盤中美味，“以魚鰲為饗殮”³⁷。

他們有生吃的習慣，宋人曾三異《因話錄》說他們“能食生魚”³⁸，清初屈大均《盧亭》詩曰：“生食諸魚不煙火。”³⁹古代人常把這種飲食習慣當作野蠻和落後的象徵而加以記載，而不知其實這只是沿海地區一種很普通的飲食方式，今天一些地區還有吃魚生的習慣。

他們喜好喝酒，劉恂說“盧亭好酒，以蠟肉換酒”。《盧亭》詩亦云：“投以酒食聲咿嚶……殷情更欲求香醪”⁴⁰，“香醪”指香味濃郁的美酒。他們居住水上，濕氣大，需要飲酒祛濕；日間勞動強度大，飲點酒亦可恢復體力。

盧亭除居住在船上外，也有住在海邊用蠟殼壘成的房屋，“疊殼為牆壁”。他們就地取材，把大蠟殼並排成列，然後用黃泥等粘住，逐層壘成牆壁。他們創造的這種建屋方法為後來的沿海居民所傳承，屈大均就說廣東番禺“牆屋率以蠟殼為之，一望皓然”⁴¹。這種屋子冬暖夏涼，不怕蟲蛀，不怕雨水弄濕牆壁，適合南方悶熱潮濕的氣候。蠟殼的廢物再利用，體現了盧亭的聰明才智。他們的居所還有茅草屋。《盧亭》詩云：“編茅作屋數千百，海上漁村多不如。”⁴²有些人還住在海島岩洞中。曾三異說他們“在海岸石窟中居止”⁴³，清人鄧淳《嶺南叢述》卷58也提到他們住在“水邊岩穴”。

盧亭的穿着打扮也與漢族不同，“椎髻犢鼻而已”⁴⁴，“男女皆椎結於頂。婦女許人及嫁始結胸帶”⁴⁵。“椎髻”也稱“椎結”，是把頭髮結成椎形的髻，是古代越人的髮式。《史記》曾載南越王趙佗，“椎結箕踞見陸生（陸賈）”⁴⁶。“犢鼻”是指穿類似圍裙的短褲，形如犢鼻，故名。這種犢鼻褲又被稱為“包卵布”或“包陽布”，是熱帶氣候下的產物，是古代海岸民族常用的穿着，他們常要入水，故要裹緊陽具。清代張慶長《黎岐紀聞》記黎族男子服飾提到：“黎岐下着犢鼻褲，余黎並無下衣，僅以四五寸粗條二片，上寬下窄，蔽前後，名曰黎廠。或用布一片，通前後包之，名曰黎包。按《圖說》惟岐黎為然，然別黎亦間有之。”⁴⁷當代日本、琉球、台灣、南洋群島乃至大洋洲都有殘留。“椎髻犢鼻”看上去幾乎是赤身裸體，被漢人認為是蠻夷的一種服飾。胸帶是古代婦女束胸的帶子，又名抹胸，用它把乳房紮裹起來。漢族少女自乳房開始發育時就開始束胸，人們以胸部平坦為美。未婚少女乳房隆起，會被視為傷風化。它在中國古代社會長期存在，與纏足一起被認為是摧殘婦女身體的兩大陋

水上先民

習。而盧亭“婦女許人及嫁始結胸帶”，少女未婚嫁前不束胸。這與傳統觀念格格不入，也被認為是野蠻的表現。廣東盧亭有的還編棕葉、筍殼、松樹皮為衣服，嘉慶《新安縣志》說他們“以棕葉、竹籊為衣”⁴⁸，竹籊俗名筍殼；《盧亭》詩則說他們“半遮下體松皮青”⁴⁹。有些甚至沒有衣服，“生子孫皆裸體”⁵⁰。可見，海島環境艱苦，很難獲得織布原料，總體上穿衣困難。

四、盧亭與蜑民的關係

宋代以後的一些人，也把盧亭與蜑民（蜑民、蜑民）混為一談。蜑民是指以船為家或在水邊搭寮居住者，主要以江海捕撈和水上運輸為業。周去非記：“廣州有蜑一種，名曰盧亭，善水戰”，認為盧亭是蜑民的一種。清人陳其銓有詩曰：“試問蜑船歌管裡，盧亭尚有子孫無”⁵¹，民國《東莞縣志》說：“蜑戶即盧亭遺種”⁵²，這裡則把盧亭當作蜑人祖先。

史籍中每每將盧亭與蜑戶相提並論，說明兩者之間有共同之處。前引《嶺表錄異》說盧亭“奔入海島野居，惟食蠔蠣，疊殼為牆壁”，可見他們瀕水而居，善於取蠔，與周去非所描寫的“蠔蜑”相同：“欽之蜑有三……二為蠔蜑，善沒海取蠔……”⁵³或許正是因為如此，周去非才將盧亭視為蜑民一種。盧亭居住水上、採海為生、生食海物、自為婚姻等族群特徵與水居蜑戶相同，與蜑民實乃一類人。

當然，也有人將盧亭與蜑戶分稱，《太平寰宇記》載：“蜑戶，縣所管，生在江海，居於舟船，隨潮往來，捕魚為業……盧亭戶在海島山，乘舟捕海族……”⁵⁴此處將蜑戶與盧亭戶分開敘述，說明兩者有所區別。《永樂大典》引宋代方志說：“漁有二種。內海港汊千百，漁者曰蜑，猶習衣冠……海外浩渺無邊，漁者曰盧亭，椎髻犢鼻而已。”⁵⁵時人也把蜑戶、盧亭區別對待。直到明清時期，還有人將兩者區別開來。嘉靖《廣東通志》就說盧亭“異於蜑而類於魚”⁵⁶，明確指出盧亭與蜑民不同。清人

張渠也說盧亭“蜑人亦羞與為伍”⁵⁷。之所以有此區分，是因為有些蜑民已經納入政府管理，是“縣所管”，而盧亭卻分散在浩渺無邊的海外，政府鞭長莫及。此外，盧亭在海島居住，在封建文人看來，其文化比起內河蜑戶更原始和落後，蜑民“猶習衣冠”，而盧亭“椎髻犢鼻”而已。有些甚至沒穿衣服，就更被認為是“類於魚”的野蠻人。甚至一些蜑民也認為自己比盧亭文明，不願與之交往。儘管有此區別，但從本質上看，盧亭與蜑民的生產生活方式是相同的，只不過，海島上的盧亭與外界交往更為隔絕，文化風俗保留更多原始色彩。

五、盧亭與政府的關係

在中國古代很長一段時期內，官方對於疆域的概念僅限於陸地及陸地附近的島嶼，政府由於觀念及海上水軍實力所限，對邊遠海域及其島嶼經常採取放任政策。只要海上勢力不危及官府統治，他們更願意採取“羈縻”手段進行處理。

盧亭主要居住在偏僻海島，他們在很長歷史時期都游離於政府的管理之外。《北史·楊素傳》載“時南海先有五六百家，居水為亡命，號曰遊艇子”⁵⁸，這些“遊艇子”就是後來被稱為盧亭者，從“居水為亡命”中可見他們尚未接受政府管理。

《嶺表錄異》把廣南盧亭註解為海島夷人，所謂夷人，是指少數民族。該書說當地盧亭，捕獲傳說中可以解毒、辟邪的寶物瑇瑁龜，趕緊獻給嶺南東道最高長官李知柔。盧亭進獻寶物一事，似乎與東晉、南朝及隋初朝廷向一些已歸附的南方少數民族徵收的“賫物”類似。李知柔收到瑇瑁龜後揭其背甲，“俟其揭處漸生，復遣盧亭送于海畔。”⁵⁹從“遣”字可知盧亭已受差遣，反映唐末廣東部分盧亭可能已經歸附。《太平寰宇記》記：“白水郎。即此州之夷戶，亦曰遊艇子……唐武德八年（625年），都督王義童遣使招撫……貞觀十年（636年），始輸半課。”從“夷戶”可見，他們不

是普通漢族民戶，是將少數民族編入戶口後形成的戶籍。泉州盧亭被招撫後，已經接受政府管理，管理通過其首領實現，實即“羈縻”。貞觀十年開始，已經要納稅，但與民戶不同，只交半稅。

南宋時大奚山也有部分盧亭被招降，編入水軍，接受政府管轄。但是，前述《太平寰宇記》將“縣所管”的蜑戶和盧亭戶區別開，宋代方志也把漁者分為內海港汊的蜑民和海外浩渺無邊的盧亭，這些都反映宋代很多盧亭尚未納入政府的管理體系。

元代張惟寅記述大奚山盧亭“官司莫能徵賦，甚於獠人山獠。若勾呼稍急，不聚為盜賊，則亡入番邦”⁶⁰。官府對其不能徵稅，一旦官府要調集他們，他們就有可能反叛或者逃亡外國，可見他們處於政府的管理之外。前述宋代大奚山盧亭因政府打擊其販賣私鹽而反叛，就反映這種情況。明末清初屈大均詩文所述的盧亭，仍然過着準野人的生活，可見，明清時期尚有大量盧亭未被編戶。

綜上，從隋唐直至明清，盧亭雖有小部分被招降或者歸附於政府，大部分仍然不在政府的管轄之內，未被編戶。

結語

盧亭是生活在島嶼上以海為生的人群。歷史上他們分佈在從浙江到北部灣的廣闊水域，隨着時間的推移，盧亭越來越少記載，少數被招撫後納入政府的管理體系，多數以蜑民的名稱出現，融入蜑民之中。珠江口外海的盧亭，在明清時大部分依然未被編戶，游離於政府的管理之外。儘管盧亭未被編戶，他們卻是濱海及某些海島的開拓者。根據誰最先發現並開發海上無人島嶼，誰就擁有這些島嶼主權的慣例，在封建王朝忽視海上主權時，正是這些盧亭的活動，為我國海洋開發作出重要貢獻，證明中國擁有這些島嶼的主權。從這點上說，他們的貢獻是巨大的。

盧亭的得名，史籍記載和不少當代研究者都認為與盧循相關。事實上，它只是馬來文海上人的譯音，古人穿鑿附會，把它與類似讀音又活動在海上的海盜盧循聯繫上。當代一些學者未審其訛，信以為真，從而造成誤解。

在封建文人的筆下，盧亭似乎是一個似人非人，類似魚類的怪物。這是封建文人大漢族主義和階級優越感的體現，他們把未採用漢文化的少數民族通通視為蠻夷。盧亭儘管文化上相對原始，但他們也有燦爛的文明。他們捕撈海產品很有經驗，尤其是採蠔用“燒以烈火，蠔即啟房，挑取其肉”，很長一段時間沿海地區都採用這種辦法。他們能製作抵抗大風浪的大海船，造船技術非同一般。他們採用火煮或者太陽曬的辦法製作食鹽，辦法也很巧妙。他們藤、竹編織工藝之精湛，曾被稱為“精絕”。生活習俗上善於烹製海鮮（如吃蠔就有多種方法）和利用廢棄的蠔殼建造房屋等也體現出他們的聰明才智。因此，文明是多樣化的，不採取漢文化並不等於野蠻和落後。

史籍中既有把盧亭和蜑民截然分開的，也有把他們混為一談的。從本質上講，兩者的生產生活方式並沒有本質上的區別。之所以有此觀感，是因為盧亭比蜑民分佈更為邊遠，以漢文化標準去衡量，他們的文化比蜑民更為原始，蜑民“猶習衣冠”，盧亭卻“椎髻犢鼻”而已。隨着雙方交往增加，越來越多盧亭與蜑民趨同，融入蜑民之中。

中國古人對海洋及海上事物的認識非常有限和膚淺，對於盧亭的記載，就經常是道聽途說、以訛傳訛。依靠目前有限的資料，對這一群體還難以有較為全面的認識。只有把盧亭置於更廣闊區域（整個南太平洋地區）和更大族群背景（整個南島語族）的社會文化變遷中，我們才能更好地認識和理解這一獨特的群體，也才能加強對整個南太平洋地區族群的認識。

水上先民

註釋：

- [清]屈大均：《盧亭詩》，載珠海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，珠海歷史名人研究會編：《珠海歷代詩詞選》（上），珠海：珠海出版社，2007年，第36-37頁。
- [清]印光任、張汝霖著，趙春晨點校：《澳門記略》，廣州：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，1988年，第13頁。
- 徐松石：《東南亞民族的中國血緣》（《徐松石民族學研究著作五種》（下），廣州：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）第十一章簡要談及盧亭，但作者的目的是論述盧亭與蜑戶的關係，題目所限，未對盧亭展開深入探討。饒宗頤《說蜑》（《饒宗頤潮汕地方史論集》，廣州：汕頭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）一文也涉及盧亭，探討的是龍戶、盧亭和蜑戶之間的關係，也未展開。吳永章《盧亭族屬考辨》（《蜑民文化研究（三）——蜑民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，中山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）將史書中涉及到的盧亭或蜑民的史料匯總在一起，並簡要歸納一下，證明盧亭是蜑民的一種。錯誤之處則有不少，如大多數人都把盧亭當作盧循後代，把它當作只生活在大奚山一帶的島民；或者附會盧亭的得名為“盧”是姓氏，亭是爵位之稱，鄧佑全：《老廣州的記憶》，廣州市白雲區地方志辦公室，2010年，第114頁。
- [唐]段公路撰，崔龜圖註：《北戶錄》卷3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年，第41頁。
- [唐]劉恂：《嶺表錄異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年，第5頁。
- [宋]樂史撰，王文楚等點校：《太平寰宇記》，卷98、卷102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7年，第1960、2030頁。後一“白水郎”，原文獻作“泉郎”，應是文字錯誤。同書多處提到這群人，引文前一條就說“庚定子，土人謂之白水郎”，卷157，“新會縣”條也說蜑戶“似江東白水郎”。古人豎着刻寫，“白水”很容易誤寫為“泉”。故此處徑直改為“白水郎”。
- [明]張二果等著，楊寶霖點校：《崇禎東莞縣志》，東莞市人民政府辦公室，1995年，第696頁。
- [清]錢以塏撰，程明點校：《嶺海見聞》，廣州：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，1992年，第81頁。
- 夏征農、陳至立主編：《辭海》（4），上海：上海辭書出版社，2009年，第2502頁。
- 徐松石：《徐松石民族學研究著作五種》（下），廣州：廣東人民出版社，1993年，第862頁。
- 饒宗頤著，黃挺編：《饒宗頤潮汕地方史論集》，廣州：汕頭大學出版社，1996年，第130-131頁。
- 劉耀荃：《海南島古代歷史的幾個問題》，載廣東省研究學會編：《廣東省民族研究譯叢》，廣州：廣東人民出版社，1996年，第322頁。
- [唐]劉恂：《嶺表錄異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年，第3頁。
- [宋]樂史撰，王文楚等點校：《太平寰宇記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7年，第3021頁。
- [宋]贊甯撰，范祥雍點校：《宋高僧傳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4年，第158頁。
- [宋]樂史撰，王文楚等點校：《太平寰宇記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7年，第2030頁。
- 周運中：《中國南洋古代交通史》，廈門：廈門大學出版社，2015年，第38頁。
- [明]黃佐纂，廣東省地方志志辦公室編：《廣東通志》卷68，廣州：嶺南美術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1820頁。
- [清]屈大均：《廣東新語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年，第550頁。
- [明]田汝成著，歐薇薇校註：《炎微紀聞校註》卷4，南寧：廣西人民出版社，2007年，第126頁。
- [唐]劉恂：《嶺表錄異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年，第3頁。
- 《舊唐書》，卷20上《昭宗本紀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5年，第757頁。
- [宋]周去非著，楊武泉校註：《嶺外代答校註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9年，第116頁。
- [清]屈大均：《廣東新語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年，第550頁。
- [唐]劉恂：《嶺表錄異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年，第21頁。
- [宋]樂史撰，王文楚等點校：《太平寰宇記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7年，第3021頁。
- [宋]樂史撰，王文楚等點校：《太平寰宇記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7年，第2030頁。
- [明]黃佐纂，廣東省地方志志辦公室編：《廣州志》卷12，廣州：嶺南美術出版社，2007年，第297頁。
- 見魯延召：《明清伶仃洋區域海防地理研究》附錄二《虎門覽勝》校註，北京：人民日報出版社，2014年，第204頁。
- [宋]樂史撰，王文楚等點校：《太平寰宇記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7年，第2030頁。

31. [明]黃佐纂，廣東省地方史志辦公室編：《廣州志》卷12，廣州：嶺南美術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297頁。
32. [明]黃佐纂，廣東省地方史志辦公室編：《廣東通志》卷68，廣州：嶺南美術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1820頁。
33. [明]田汝成著，歐薇薇校註：《炎徼紀聞校註》卷4，南寧：廣西人民出版社，2007年，第126頁。
34. [元]吳萊：《南海山水人物古跡記》，載李修生主編：《全元文》（第44冊），南京：鳳凰出版社，2004年，第146頁。
35. [清]錢以塏撰，程明點校：《嶺海見聞》，廣州：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，1992年，第81頁。
36. [唐]劉恂：《嶺表錄異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年，第21頁。
37. [清]錢以塏撰，程明點校：《嶺海見聞》，廣州：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，1992年，第81頁。
38. 見陶宗儀編：《說郭三種》（第1冊）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8年，第352頁。
39. 歐初、王貴忱主編：《屈大均全集》（2），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96年，第159頁。
40. 歐初、王貴忱主編：《屈大均全集》（2），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96年，第159-160頁。
41. [清]屈大均：《廣東新語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年，第577頁。
42. 歐初、王貴忱主編：《屈大均全集》（2），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96年，第159-160頁。
43. 見陶宗儀編：《說郭三種》（第1冊），第352頁。
44. 《永樂大典》卷11907，十八養，廣字，廣州府三。
45. [明]黃佐纂，廣東省地方史志辦公室編：《廣東通志》卷68，廣州：嶺南美術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1820頁。
46. [漢]司馬遷：《史記》，卷97，酈生陸賈列傳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59年，第2697頁。
47. [清]張慶長：《黎岐紀聞》，廣州：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，1992年，第119頁。
48. 張一兵校點：《深圳舊志三種》，深圳：海天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700頁。
49. 歐初、王貴忱主編：《屈大均全集》（2），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96年，第159頁。
50. [民國]《香山縣鄉土志》卷5《人類》。
51. 黃任恒編，羅國雄等點註：《番禺河南小志》，廣州：廣東人民出版社，2012年，第42頁。
52. 陳伯陶：《東莞縣志》，台灣：成文出版社，1967年，第422頁。
53. [宋]周去非著，楊武泉校註：《嶺外代答校註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9年，第115頁。
54. [宋]樂史撰，王文楚等點校：《太平寰宇記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7年，第3021頁。
55. 《永樂大典》卷11907，十八養，廣字，廣州府三。
56. [明]黃佐纂，廣東省地方史志辦公室編：《廣東通志》卷68，廣州：嶺南美術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1820頁。
57. [清]張渠撰，程明校點：《粵東聞見錄》，廣州：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，1990年，第60頁。
58. 《北史》卷41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4年，第1512頁。
59. [唐]劉恂：《嶺表錄異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年，第3頁。
60. [明]張二果等著，楊寶霖點校：《崇禎東莞縣志》，第696頁。